心經發揮 夏

共四

心經發揮卷之二

論語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朱子曰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程子曰意是發動處意發而當卽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張子曰四者有其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矣○朱子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又曰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又曰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毋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

毋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又曰聖人之心曠然如太空了無一物○又曰絶四有兩說一說爲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卽無字一說爲孔子禁絶學者毋得有此四者兩說皆有意思然以文意考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爲明白平易也○黃氏曰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而絶無四者之病也　程子曰意必固我旣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朱子曰絶四是徹上徹下○南軒張氏曰在學者而言四者必

用工以克去之四者亡而後天理得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顔淵

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顔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伊川先生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旣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 朱子曰此說最爲的確○又曰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

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朱子曰此語極有味○又曰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又曰克己最難○又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又曰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朱子曰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為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又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　朱子曰須時時自省覺自收斂稍縱縱則失之矣○朱子曰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又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又曰克己復禮間

不容髮無私便是仁○又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又曰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又曰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著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做去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又曰大率克己工夫是自著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說得大段分曉○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

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
也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
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
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
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曰克
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
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
又復禮方是仁聖人說克己復禮爲仁見得禮便
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又曰克己是大做
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

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
○又曰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
所以爲仁也○又曰跛倚踞傲未必盡是私意亦
有性坦率者伊川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
也亦須克去○又曰孔子告顔子以克己復禮語
雖切看見不似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更
詳細蓋爲樊遲未會見得箇己是甚禮是甚只分
曉說敎恁地做去 又曰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
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
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
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乂又曰

主在勿字上才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却這勿字一刀两段己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又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才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才禁止便克去纔克去便能復禮□又曰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 又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侍郎云我與顔子只爭一箇勿字顔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視所以不及顔子 又曰顔子天資明便能於幾微之間斷制得天理人欲了○或問顔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

愛而實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理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益無所不至矣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顔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爲要切而詳盡耳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内者

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
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顔子於是請事
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
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顔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
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
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
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克
齋記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
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
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人也天地所以
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

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而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欲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

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温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不得於理而無物不被其愛矣又曰克復之云雖若各爲二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南軒張氏曰勿者禁止之辭收放心之要也學者當於視聽言動之間隨吾所見覺其爲非禮則克之無愛焉慮思力行由粗以及精由著而及微則所謂非禮蓋將消不可勝克者克之之至則天理純全而

視聽言動一循其則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實
夫勉之勿含而已○又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
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
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
子況潜積習之功爲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非功夫爲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克齋銘曰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
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噫辭能久是
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
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
與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

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
新其功負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
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
濡涵游不競不絿允蹈矣則靡息不循遠矣旣克
日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
至我稽古人莫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
不舍與天同功請芑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
旃吾子○西山眞氏勿齋箴曰天命之性得之者
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曰爲物役耳蕩
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奔天
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由匪禮勿循

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
言如防止水執其口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
其幾機牙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騾孰
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
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鬪飈馳孰敢干
命衆形役之統于心官外止弗流內守愈要其道
伊何所主者敬衷衷相維動靜俱正夢晝皆長醒
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爲一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
念玆在玆其永無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顔淵

伊川先生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敬則不私一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

朱子曰伊川答此問固好但使某答則但云公且

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
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
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
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游氏
曰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
則無事而不敬○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
否朱子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
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又曰看聖
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都無些闕處問看此意思則體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己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敬恕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恤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牆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是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故出門使民之際皆是心也凡人有欲而不得則怨若夫平易公正欲不存焉則已無

所惡於人和平之效人亦何所惡於己哉○朱子曰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顔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以下總論克復敬恕○又曰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始有益○問克己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仲弓資質溫粹顔子資質剛明顔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藏

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問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顏子曰公看顏子大小大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又曰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子思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又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

臾之頃也　又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道鄉鄒氏曰愼獨最爲入道之要所謂獨者非獨閒居靜處而已萌於心之謂獨能於此著力無由有過舉故中庸以此言爲篇首　西山眞氏曰鄒氏之言愼獨最有深味　朱子曰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

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
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
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
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
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
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
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
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
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
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

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
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
人之所脩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
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
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
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
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
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
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
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
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

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
旣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
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
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
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
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旣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
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旣有是心
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
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
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旣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

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
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
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
者相須皆反躬爲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
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
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又
曰旣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
旣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
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又曰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卽是道不可須臾離處○又曰所

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
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
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
底意思○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
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
有甚麽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又曰戒
謹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
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它說得此四箇字重
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曾子也
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又曰戒謹恐
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

發只是發然提起在這裏○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〻戒謹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問即是持敬否曰亦是○又曰先就睹聞處做了却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令人於睹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不成○又曰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偪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問謹獨曰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是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

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
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
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曰戒謹恐懼只是
略省一省略是箇敬模樣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
只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
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著力把
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問謹獨是念慮初萌
處否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
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已
思慮已有些小事已接物了戒謹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是未有事在時 相在爾室尚不愧

子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又曰這獨不是恁地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又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説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就已發上説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説不睹不聞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謹其獨上既統同説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

此最緊要著工夫處○又曰方不睹不聞未有私欲之際已是戒懼了及至有少私意發動又却愼獨始此即私意不能爲吾害矣○又曰戒愼恐懼是事之未形處謹獨是幾之將然處○問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防檢人欲曰也得○胡氏李隨曰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愼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欲發之時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曰此說甚善但亦不是欲發時節別換一心來省察他只是此箇全體

戒懼底畧更開眼耳○又曰李先生云顧天之靈常在目前只是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

朱子曰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為已發此意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 以下論中和 ○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强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朱子曰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空寂了 問未發之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朱子曰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

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以後則難制曰聖賢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曰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朱子曰當作有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爲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　朱子曰靜中有箇覺處只是常惺惺在這裏靜不是睡著了

問未發之前當戒愼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

覺而伊川謂旣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
須常恁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
何在成甚麽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是曰知
覺便是動否曰是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
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
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此處知覺
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曰是下面說復見
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
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　或曰
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

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問靜中有物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朱子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　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問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　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有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　呂子約謂未有聞未有見爲未發朱子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

離紛冗都无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未善讀也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矣　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朱子曰只是常敬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

可謂之中矣○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
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
中也　或問程子之言敬而無失者奈何　朱子
曰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子夏之
言本不爲此程子特取其有會於吾心耳　又曰
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　又曰此語
至約是眞實下工夫處　又曰此言人能持敬而
無間斷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朱
子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
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
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

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
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
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
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
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
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
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
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
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
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自以益固矣尤於隱
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

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自然無所偏倚所謂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截然作一截如僧家塊然之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便

須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如此做而得其當時便
是和是用只管夾雜相衮若以爲截然有一時是
未發時一時是已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謂
每日將半日來靜做工夫卽是有此病也○又曰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又曰大抵未
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
審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底心無
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又曰已發未發不必太
泥只是旣涵養又省察無時不涵養省察若戒懼
不睹不聞便是通貫動靜只此便是工夫至於謹
獨又是或恐私意有萌處又加緊切若謂已發了

更不省察則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是已發後省
察○又曰未發時著義理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
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
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又曰如涵養熟者
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
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
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又曰
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
義以方外　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
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
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

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矣

○答張敬夫書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

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
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
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
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
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
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
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
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
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
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
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

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
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
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
答林擇之書曰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
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存
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
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
明審易爲著力矣○答胡季隨書曰夫謂未發之
前不可着力者本謂不可於此探討尋求也則固
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養者本謂無事之時當
有存主也則固無害於平日涵養之說謂省察於

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
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
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以熹
觀之凡此數條本無甚異學者觀之自有以見
其不可偏廢也○與湖南諸公南軒及五峯諸門
人論中和書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
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
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
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
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

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

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答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

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
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
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延平先生
行狀云既從羅公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
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
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
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
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
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
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

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
泛應曲酬發必中節　後與學者方諠云延平行
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有用力次第令以聖賢之
言進脩之實驗之恐亦自是甚一時入處未免更
有商量也○揚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
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
書有云旣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擧有礙
細　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問亦甚切
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
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

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
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
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
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
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
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纔偏便做病道
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
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
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　問延平何
故驗於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

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
又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
養處〇西山真氏曰朱子於呂氏求中之說楊氏
體所謂中之說楊氏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
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
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朱子曰驗之
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說也皆深非之及爲延平
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其所謂
中則又呂氏之說也蔡淵伯靜亦云先生教人於
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
然中節其與方誼書及後與學者書其說又不同

將何所適從耶蓋當思之未發之前但當敬以存
養而不可有心求然思慮未形而知覺不昧性之
體段自有不可掩者程子所謂靜中有物呂氏所
謂心體昭昭具在 呂氏曰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
在朱子所謂瞭然心目之間者皆謂此也學者深
味而實驗之自當有見未可專以言語求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
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與愼
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又曰不愧屋漏則心

安而體舒　東萊呂氏曰此言果是對此非但謂處於無人之地凡口然而心不然而念慮間有萌動處皆是○朱子曰人之所不見此君子謹獨之事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又曰相在爾室是敬做存養工夫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又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就裏面剔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東萊呂氏曰暗室此最是爲學切要處中庸大學只是此道○西山真氏曰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

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交之於己無所疚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引詩謂處室之時當無愧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敬嘿而常信不待動作言語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也

心經發揮卷之三